播　火　记

《红旗谱》第二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一

猛的，从遥远的北方刮过黄色的风暴，夹着大量尘沙，滚滚腾到高空，像才出山的云头，一直滚到头顶上。

正是七月初头，麦收以后，翠绿的田苗一眼望不到边际。高粱没了牛了，玉蜀黍才齐大腿高，一棵棵长得那么茁壮 粉红色的须根，有力地抓住土地 精力充沛地舞着肥厚的叶子，像无数绿色的旗帜，在风前呼啦啦地飘着，像大海中翻滚着绿色的波涛。风声和着树声，鼓噪起来。一簇簇村舍，绕着树林，使你只能看见一只屋角，或是一个屋顶上的烟囱。柳树挡着风，像疯人摇着乱发，风暴夹杂的沙土更加浓厚了，像是悬着纱帐，稍远的地方，使你看不清是树林还是村庄。

一阵连理的轴音从庄稼地里传过来，愈来愈加清脆。一辆蓝布帏子小轿车，从干涸的庄稼道上走出来。赶车人跨在车辕上，车上套着一匹白马。这匹马扎起鬃，撒开四蹄向前跑，看起来四条腿已经走得很快、很吃力了，赶车人还是扬起胳膊，举起拌草杈子打它。每打一次，嘴上不断地吆喝着："走！快走！……"那匹马，把头一低一扬，一股劲儿向前跑。马是跑得很乏累了，浑身淌着汗水，饿得卡起肚子，弓起腰来。赶车人是个高个子长手脚的人，约摸有五十多岁年纪，高眉峰，长胡子，长脸颊又黄又瘦，皱起很深的竖纹。他把两条腿攀住车辕，任凭马拉着车子蹿上天去，颠簸得再厉害，也不会把他摔下来。风太大了，黄沙蒙住他的脸，衣褶里也净是沙土，眼睛用力张开两条窄缝，才能向外看出事物。可是天空都是漫漫黄沙，他只能看出几步路。他顾不得擦去眼上的尘土，打

一会子马，又回转头，注目凝神地向车后望。一连望了好几次，见没有什么人赶上来，才松了一口气说："天哪！看样子他们赶不上我们了。"他又皱起鼻子，呼吸着温热的气息。车里坐着一个年轻姑娘，跪起两条腿，向车窗外面眺望。从这个车窗望望，又从那个车窗望望，心情很是急灼。她穿着一件蓝布长衫，显得身材更加修长。白净的脸上，很枯焦，没有血色；鼻梁高起，眼窝深进去，显得眼睛更加圆大了。她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很好睡觉了，眼轮干瘪得成了青褐色，觉得疼痛。她极力镇静自己，不露出惊慌的颜色，看看窗外没有什么动静，才闭上眼睛，无可如何地倒在车角里，想歇一会。可是，风太大，刮得车帘不住地呼呼摆动。呆不一会，又不由得睁开眼睛，扒着车窗向外看着。听赶车人自言自语，她也在车内答了腔："没有什么人赶上来吗？大伯！"

赶车人回转头，向车后连连望着，说："姑娘，放心吧！没有人赶上来。要是有人赶上来，你藏在车里不动，等我向前答话，瞅个冷不防儿，照他面门就是一草杈。"这时，姑娘在车里盘腿坐着，两只胳膊抱了头，垂下去静了一刻。立夏过后，天气热起来了，她已经在车里闷了半天一夜，没吃饭也没喝水。车里也避不住风沙，她很想露出头来看看广阔的天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可是，风大黄土又多，四面不见人影，只是浑黄的天色，心上实在焦渴。赶车人看她闷倦的样子，说："姑娘！你闷得慌吗？我把车帘掀起来，叫你豁亮豁亮？"姑娘摆了一下头，说："不……"赶车人说："漫洼野地里，这样大的风，即便有人看见也不要紧，也许认为咱去走亲戚。"

风刮得更大了，出去五步不见人影。村上没有鸡叫，连一声蝉鸣也听不到。姑娘听了这句话，吸了一口长气，说："亏得遇上你，好心的大伯！不的话，我就要落在特务们手里了。"赶车人说："不，我是好打抱不平的，见不得遇上灾难的人。你们不是为自己的事情，是为了抗日，为了革命嘛！这些事老忠兄弟都对我说过。常言道：为人为到底，送人送到家。咱们既有缘相见，就是我一生的喜

庆。说句大话,你这就算脱离虎口了!”姑娘沉吟说:“不,大伯!他们会知道我的家乡住处,会赶上来的……”说着,两只手捂上脸埋下头,如钢刀绞肠刮肚,实在难受。赶车人听到这里,不由得惊诧,说:“嗯?他们会有那么大的神通?”姑娘说:“特务嘛,行营里调查科,专门调查抗日青年的社会关系。平时装得没事人儿似的,单等时机一到,就一网打尽。”赶车人睁圆眼睛,倒抽一口气,咧起胡子嘴说:“嘿呀!好歹毒家伙!我还亲眼看见过,他们不管是十六七岁的男学生,也不管是十八九岁的女学生,都以抗日革命的罪名逮捕起来,砍头下狱。”姑娘叹了一口长气说:“他们坚持不抵抗嘛。咳!我可逃出虎口了,不知道江涛他们怎么着呢!”赶车人说:“在这个世界上,一个人的命运,难以设想啊!要不是我跟老忠和志和有几辈子的交情,怎么能遇到你哩?”

这个姑娘就是严萍,赶车人是万顺老店的掌柜。从两个人的谈话里,可以听出他们沉重的心情。第二师范“七六”惨案的第二天夜晚,贾老师曾到严萍的家里。严萍正在收拾书报,做着准备。贾老师给她任务,叫她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,就匆匆离开保定了。严萍把书报上有共产主义字样的,印着红旗的,都拿到厨房里烧了。她回来看了“出水”的道路,在夹道里放上个小梯子,才回到房屋,拉下蚊帐,想睡一觉,歇息困乏了的身子。仄耳细听时,城郊已经有叫晓的鸡啼。刚把头放在枕上,远远有汽车开过来,悄悄地停在门前。有人开动车门,踏上石阶拍打门环。严萍探起头静听一刻,当她意会到“出了事”的时候,立刻从床上跳起,披上衣服,开门走出来。严知孝从暗影里走出来,拍了一下严萍的肩膀,叫她赶快逃走。她迅速走进夹道,又回转身从墙角探出头去看。严知孝慢步走到门前,问:“什么人叫门?”

是南方口音,拍着门说:“甭管什么人,开门吧!”

严知孝说:“如今治安不静,深更半夜,你们是干什么的?”

另一个人粗暴地说:“甭妈的废话,快开门!”说着,抬脚踹门。

严萍一听，南腔北调，嘴里不干不净，跷腿爬上梯子跳过邻家，背后还听得爸爸跟那群特务们交涉。特务们要严知孝交出严萍，叫她到行营去谈话。严知孝说：头天下午，她就离开家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特务们骂他胡说，今天下晚，还见她送客人呢。起初，她还不忍把这场灾难丢给爸爸，听那群特务们吵得不祥，才开了邻家门慌忙走出来。深夜的胡同里，冷冷清清，身上直打寒颤。走到十字路口，觉得无处可去，到目前为止，她还闹不清到哪里去好。暗蓝的天上闪着星群，她趁着星光向城墙走去。她又想到城头陡峭，高不可攀，又折转身向万顺老店走去，想去找朱老忠和严志和。她走到店门口，推了推门，店门紧闭。轻轻敲了两下，立刻有人走出来。这时，店掌柜一个人在院子里踱步，他正为江涛的事情捏着一把冷汗，听得有人叫门，蹑悄悄地走出来，把门开了个小缝，问："是谁敲门？"

严萍仓皇地说："是我，找志和叔叔。"

店掌柜觑眼一看是严萍，告诉她，朱老忠和严志和，为江涛的事情，从今天早晨出去，直到这早晚不见回来。到了这刻，严萍两手搓着胸脯，没有办法。她实在想不出到什么地方去，只得把特务捉人的事情说了。店掌柜一听，乜起两只眼睛问："有这样的事？"

严萍眼上挂下一串泪珠说："是的，大伯！"

店掌柜二话不说，左手把严萍的胳膊一抓，右手把门带上，迈开脚步走出来，嘴上不断说着："走！姑娘，事不宜迟，快走！快走！"店掌柜走得并不快，只是大步迈着，严萍就觉得流星似的跟不上了。踏着墙根的暗影，一溜烟走出南门。直到目前为止，严萍还像是在一个梦境里。想不出，当时是怎样通过白军的岗哨走出城关。

两个人走到南大街一家小店，一进大门，店掌柜就喊："老三！老三！快起来！"在黑夜里，小店的主人听他喊叫，腾地从炕上爬起来，开了门问："什么事？大哥！"店掌柜说："把你的车马借给我使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一下。”主人把手一拍，说：“不凑巧，明天我要送客人。”店掌柜喷出唾沫星子，说：“兄弟！明理不用细讲，我有磨扇压住手的事情，借你的车马使一下，你送客人再借别人的。”说着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走进马棚抓马套车。小店主人急得搓着手说：“大哥！不行，不行，可不行！我已接了定钱。”说着，赶上去抓住笼头夺马。店掌柜一手抓住马笼头，一手把小店主人搡开，说：“不管怎么，好兄弟！这是救人急难的事，我管不了那么许多，有困难你去应付吧……”说着，夺过马套上轿车，对严萍说：“姑娘！快上车！”他看身上还没带什么应手的武器，走到槽头抄起拌草杈子，腾身跃上车辕，大声吆喝：“兄弟！开开梢门，哥哥我要下乡走一趟。回来车资马价一并算给你，要多少哥哥我给你多少。”说着，左手拉起扯掳，右手握紧草杈，照准马屁股擂了两下子，高声喊叫：“开门！车马出去了！”

这匹马拉着小轿车，一溜烟跑在黑暗的原野上，把清脆的轴音丢给深沉的夜晚。直到中午，才走过唐河。恐怖还紧紧抓住他们，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

刚刚出城的时候，她还觉得自己像是老虎爪上的小鸟，被恐怖捉弄着，像一只鸽子，被老鹰追着，你落在地上，它追到地上，你飞到天上，它追到天上……当她想到江涛说的：“我们要回到家乡去，回到滹沱河的两岸去，领导革命的农民暴动起来，挽救祖国的危亡……”又想到：离开城市，我们又到乡村，到乡村里去播种，到乡村里去扎根……她的胸襟就豁亮起来，浑身就有了力量。

到了下午，大风渐渐平息，迷迷蒙蒙落下很多沙粒，积在路上，如同黄色的晨霜。天又阴霾起来，黑云密布。他们为了早一点赶到家乡，好预防未来的事故，又一直走了个通宵。直到天亮，车子才走到九龙口上。严萍隔着车帘看见翠绿的梨林，看见长堤上的白杨，挺直的树干，在朝阳下闪着白光，由不得脸上漾出笑容。赶车人回过头来说：“姑娘！到家了！”说着，把布帘上的黄土抖了一下，掀上车顶去。

严萍从车里探出头，看看平坦的原野，笑了说："到了家就好了！"车子进村的时候，为了不被人看见，又把车帘放下来。直到轿车拐进院子，才从车上跳下来。不知怎么，一到了家乡，心情立时感到轻松，恐怖的情绪也松快下来。她走进二门，喊了一声："奶奶！萍儿回来了！"

奶奶正在屋里闲坐，听得稔熟的声音，颤着腿腕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，摘下老花眼镜，笑出来说："可怜见儿，闺女！可回来了，没把别人想死！忙屋里来，我给你搬行李。"说着，走下台阶去拉严萍的手。当她看见孙女的模样又黄又瘦，下巴颏儿尖尖的，穿着件蓝布长衫，不像往日回家，穿着彩色闪光的衣裳，老人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心里说："嘿呀！孩子出了什么事？走到外院，往车上一看，并没有柳条箱子和网篮。根据往日的经验，父女们每每回家，总要带回时兴衣料、什锦饼干、各色点心和喷香的茶叶，没有一次空着手儿回来过。她反复思量：一定是为婚姻事情，父女们闹翻了。说："闺女！还没吃饭吧？奶奶给你做。"

严萍像没有听见，悄悄走进屋里，见奶奶走进来，赔笑迎上去，说："奶奶，你身体好！"她看到奶奶确实老了：手上瘦出骨节，脸上长出酱色的癍痕；原来做下的毛蓝布褂子，穿在身上，显得又肥又大；听话时总是仄起耳朵看你的表情，看你口腔的活动，看半天才能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严萍又走出来帮助店掌柜卸下车，喂上牲口。吃完饭，店掌柜就要套车回去。严萍说："大伯！你看天这么晚了，明天再回去，歇歇马！"店掌柜说："姑娘！你还不知道，这车马是怎么来的！"严萍听了这句话，怔着眼睛愣了一刻。问："大伯！这趟车价人家要多少钱？"店掌柜拍拍衣褶里的尘土，仰起头哈哈大笑，说："要是讲价钱，万两黄金我也不来送你。"严萍从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，说："大伯你拿去吧，路上喝壶茶！"店掌柜接过钞票，用两只手展开，颤得像蝴蝶扇翅，脸上笑出来说："姑娘！这点钱不太少吗？"严萍一下子怔住，说："怎么，你嫌少？再给你一

点。”她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十元钞票。店掌柜摇摇头说：“我是不要钱的。”严萍睁圆眼睛愣住，问：“那么叫我怎么办？给你拿点粮食吧！”

店掌柜站在车前，拿起拌草杈，在眼前晃着，笑花了眼睛说：“姑娘！说句实话，我一不要金钱，二不要粮食，单表我老汉一片诚心！请你记住，我是束鹿人，自从我父亲在世，就在保定开下这座小店，如今也有几十年了。希望多少年以后，你们这‘共派儿’兴时了，不要忘记，今年今月的今天，我曾到大严村走过一趟。好，后会有期！”说着，把腰一纵，跃上车辕，照马脊梁擂了一杈子，哦吁了一声，车子飞快地拐出梢门口。

二

严萍送出门外，听着车声走远，心里想：亏得碰上他……眼前还闪着这位老人的音容笑貌。她在门前小塘边站了一刻，太阳从云彩缝里露出半个脸，照着池水清涟；几只白色的鸭子，在水边酣睡；老柳树上的叶子又浓又密，把细长的枝条垂在水面上，风一吹动，枝条划得水面上皱起一圈圈波纹。她平时也常想到家乡，今天面对着孩童时代熟悉的村舍、树林，直觉身上服帖。可是因为江涛他们的事情，她心上还是不安，按也按不住心头波动的情绪。

才回到农村，开始乡居生活，一切都感到新鲜。因为回来得仓促，连一本书也没带回来，找出几本江涛给她的旧杂志来读。《创造》月刊，《太阳》月刊，《拓荒者》什么的。奶奶见她偷偷叹气，认为是少女们通有的心情。笑了笑，走上来说：“闺女！大人啦，有什么心事，在没人儿的时候，跟奶奶说说。”严萍立时低下头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奶奶！心气不舒。”奶奶两眼笑得开了花，说：“知道你的心事，

奶奶也从年幼时候过来。闺女家，一到了年纪儿，心花开放的时候，就自然而然地添了没名儿的烦恼。”严萍一听，喷地笑出来，说：“不，奶奶……不是你说的……”奶奶说：“不是也不要紧，说句笑话，叫你开开心。放心吧，闺女！媒人早就来了好几遍，就是该死的你爹不松嘴，要是他答应一句话，亲戚撂亲戚，庄户一大片，人儿也用不着相看，坐花轿的日子就到了。”奶奶一说，严萍不知不觉，脸上涌起潮红。倒不是害羞，怕奶奶提出婚事，受到难堪的刺激。奶奶说：“轻轻年岁儿，不缺吃，不缺烧，可有什么愁的，除了是想心上的人儿。”奶奶更加高兴，两只脚颤颤巍巍，一步一步迈过来，伸出两只手，拍着掌说：“看！我一猜就猜着，不说不笑不成笑话。念书念醒了，学得大方点儿，有什么话说出来就好了。窝在心里，年长日久，会积成不痛不痒的病儿。”奶奶说起话来连行押韵，使你不笑也得笑。严萍说：“不，奶奶！你说得不对，我不是想的那个。”奶奶说：“不是也不要紧，说个笑话。”在她心上，还在记挂着冯登龙，想着有一天把严萍给冯登龙成亲。严萍说：“不，你说得不对，我还要拿工人的锤头、农夫的锄头，像男子汉大丈夫在世界上做一番事业。”奶奶一听，绷起嘴来说：“呸！哪里话，哪里话，咱是千金小姐嘛！想得出奇！”

乡村生活，与城市不同。表面看起来，没有市声，听不见车马，是那样恬淡、宁静。严萍在保定工作惯了，一个人呆不下去，白天坐在台阶上读书，夜间躺在奶奶身边，听街道上的犬吠，黎明的鸡啼，杜鹃鸟一声声在叫。清晨的街道上，有卖豆腐的梆子声。蓦地，她想起一件什么事情，立刻走出来，绕过门前的水塘，踏着梨林里的小径，向小严村走去。路旁的草丛，油绿新鲜，太阳光从叶隙中筛下来，照在草上，一片片亮晃晃的影子。走着，她又想起，在几年以前，反割头税的年月里，她在这里第一次向江涛提出参加组织，江涛一口应允了。想到这里，像是从心血里涌出一股什么力量在召唤她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

走在江涛家门前，离远看见菜园上有个人，弯着腰锄菜，走近一看，是春兰。春兰没有发觉有人从背后走来，只是弯着腰锄菜，头也不抬，有时晃一下头，把滑下来的长辫摆到背上。严萍悄悄地站在井台上，扇动一下眉毛，呼唤说："嘿哟！做活的心好盛，是谁把你雇来的？"春兰听得尖脆的声音，猛地转头一看是严萍，黑润的脸上笑起来说："雇？两匹白布、一匹蓝布也雇不了我来。"她穿着深蓝色的印花裤褂，手里拿着一把小锄，见严萍走过来，理了一下额上的长发，歪起头冲着严萍笑。滋润的脸庞被太阳晒成古铜的颜色，瘦了，显得脸儿更长，身子骨儿更加贴实。严萍问："那，你为什么吃着自家的饭，给别人做活呢？"春兰低下头，瓷住眼珠瞅着严萍说："只为一样，为了是革命人家。"她又反问了一句："什么风儿把你吹了来？"严萍说："什么风？任凭多大的风也吹不了我来。"春兰笑了说："用不着多大的风，只有一种力量，就把你吸引来了。"严萍笑欣欣地说："不要说你自己吧！"春兰说："连你也说着。"她站起身，拍拍手上泥土，说："你看！他父子们革命在外，园子地都荒着，我看不过！"说着，放下锄头坐在畦塍上，抖起褂子襟，扇着脸上的汗。天旱，春兰觉得浑身热得不行，脸上汗水顺着发缕流下来，从河上吹过一阵风，刮得杨树的叶子呱啦呱啦响起来。严萍说："忙掩上怀，叫风吹着！"

这个小菜园，真的荒芜了。北瓜畦里长起大深的蓬蒿，细长的瓜蔓在乱草里开着瘦小的黄花，瓜结得只有拳头大。畦塍上长满了蒲公英和马齿菜，野菊开着细小的花朵。严萍走过去，弯下腰跟春兰拔草。春兰正弯着腰耪草，一下子从乱草里蹿出个柳条青大长蛇，扬起三角脑袋，吐出火红色的舌，像是在草尖上飞过来。春兰并不害怕，看着长蛇发愣。严萍心惊了一阵，说："春兰！还不打，愣着什么？"春兰用锄头挑起毒蛇，尖叫了一声，朝天上抛上去，又呱呱大笑。那条毒蛇刚落在地上，又返回头，朝春兰赶过来。春兰气红了脸，瞪起眼睛发恨说："我又没怎么你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就

是不怕你！”她举起锄头要砸它。严萍伸起拳头说：“砸！砸死它个脏东西。它像蒋介石、像特务一样。”春兰说：“扔开它吧，怪腻人的，多讨厌！”她用锄头挑起毒蛇，绷起嘴说：“俗话说，神鬼怕愣人。你只要有胆量对付它，它就不敢欺侮你。要是它看你绵软可欺，就编着法儿找寻你，你说是不？”说着，用锄头挑起毒蛇，抛到长堤外头去，走回来说：“怎么，你也不胆小了？”严萍说：“在革命里锻炼，经过惊涛骇浪，就什么也不怕了！”严萍拔了一会草，又说：“我问你，你们运涛怎么着呢？”春兰停住锄头，睖着眼睛盯着严萍，问：“这是怎么说法儿？你们江涛又怎么着呢？”一句话把严萍说了个大红脸，闭上嘴不知怎么好。春兰大声问：“怎么了？嫌羞吗？”又说：“告诉你说吧！他还在监狱里，我把摘花掐谷的钱攒起来，等时候一到，就上济南去看他。”说着，也不笑一笑。

严萍想起运涛，自然也想起江涛，想起监狱，由不得一股情绪袭上心来。她把“七六”惨案，把江涛落狱的情况告诉春兰，春兰听说江涛也落在监狱里，更加难过起来。

春兰摇了一下手说：“别尽难受，去看看树林里有人没有，别叫闲人听了去，说咱们的笑话。”她拉起严萍的手，悄悄走进林子。树木沿着堤坡形成一个林带，高的杨树，低的杏树，枝叶繁密，几乎遮住太阳。她们蹑手蹑脚走进去，林下大深的草，柔软细嫩，踩在脚下，像是棉毯，腐叶的味道喷人的鼻子。两个人牵着手，一步一步迈进去，没有人，才放下心来。严萍见老杨树底下拱起一个大鼓堆，蹲下身子说：“春兰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春兰弯下腰，把土拨开，说：“嘿哟！是蘑菇！”是褐色的鸡腿蘑菇，小的有枣儿那么小，大的有茶杯大。一簇一簇的，长在腐朽的树根上。

两个人蹲在树下刨蘑菇，春兰张开褂子襟兜着，采完了蘑菇，从林子里走出来，坐在草地上。春兰问：“来，说说，现在形势怎么样？”严萍说：“形势不好，日本鬼子就要攻进来了。”春兰说：“你就该去报告组织。”严萍说：“老忠大伯不在家。”春兰说：“去报告老明

大伯，里头的事由他当家主计，别看老人家没眼没户，斗争的心可盛呢！”两个人说了一会话，又开始耪草。

这时，涛他娘正在炕上叠铺衬，给江涛做鞋子。想起江涛又想运涛，两只老眼，不由得噗碌碌滚出泪珠来。运涛在监狱里，又不知江涛出了什么事情，他爹还不回来……当她想到，江涛真的遇上好和歹儿，老伴俩都上了年纪，这样的年月，又怎么过下去呢？她虽然是个女人，也就成了顶天立地的梁柱了……想到这里，心不由主，两只手哆哆嗦嗦，再也拿不住铺衬，眼泪像一粒粒珠子滚在炕席上。她低下头，无声地饮泣。一片昏黑，从眼睛里飞出一群细小的火花。她为父子们的命运悲愁，也为自己的命运哭泣。那时一个家庭妇女，没有文化，还不懂得一个革命家庭的命运是和整个革命的命运连在一起。江涛和运涛肩负着革命的重担奔波在漫长的道路上，一个做母亲的人，为儿女们担忧，也就是将全部心血流给革命。正在梦梦地迟疑，听得园子里有人说笑，她把眼睛对在窗棂格上，隔着桃形的小玻璃一看，有两个姑娘，一个是春兰，一个是严萍，正在园子里耪草。心上一喜，出溜下炕走出来，在大门阶上站了一刻。心里还是不相信，把手遮住太阳，看了半天，才说：“好姑娘！谁叫你们来给俺耪园子？”春兰和严萍直起腰。春兰说：“谁叫我们来……”涛他娘一下子笑出来，说：“真是的，折煞老婆子了！闺女们忙家来，我给你们烧壶水喝。”又对着严萍问：“姑娘！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江涛怎么着呢？”

听得问，春兰看了看严萍，严萍看了看春兰，两个人相对着笑了笑，拍着手上的泥土走过来。严萍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好好儿的！”说着，跟着涛他娘走进院子。院子里和墙头上都长满了草，像是没有人住着。走到屋里，涛他娘用铜洗脸盆端进水来，说：“闺女！忙来洗洗，草茬子扎破了你们的手，叫我老婆子心疼。”春兰说：“我的手不怕扎，成天价拾柴拾粪，萍妹子的手怕扎，她是拿笔管儿的。”严萍说：“别说得那么俏皮，你不是跟运涛喝过墨水吗？”春兰说：“你

喝的墨水更多，有三大碗。”涛他娘看了看严萍说：“正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年岁儿，给我来收拾园子，叫人心里多不落意？”春兰说：“你说的那是地主家小姐，俺们可不是。”江涛娘拿起笤帚扫扫炕沿，说：“忙来坐下，晌午了，我给你们做好吃的。”春兰问：“婶！给俺做什么吃？”

涛他娘说：“烙饼炒鸡蛋。老头子不在家，我攒下一大堆鸡蛋呀，就是没人吃。”她从炕头里搬出一个小坛子，掀开破草帽子一看，满满一坛鸡蛋。春兰说：“婶！你自己也舍不得吃一个？”涛他娘说：“我哪里舍得。一辈子吃过两次鸡蛋，一次是生运涛的时候，一次是生江涛的时候。我省着这些鸡蛋，换个油儿买个盐儿的。”说着，她把一个黄得透明的大鸡蛋，搁在这个手心上看看，又搁在那个手心上看看，眯眯笑着。

春兰坐在炕沿上，问：“婶！做的什么活儿？”涛他娘说：“做什么活？上了年纪，手拙眼笨。给他兄弟们做双鞋袜，做也做不成。不做又想做，心里慌。”春兰说：“婶！还有什么活儿，你打点好，我去做了来。”涛他娘一听，笑了说：“活儿有，哪能老是叫你做？”严萍说：“做做有什么关系？”涛他娘说：“我想给坐狱的做两件衬衣，去年纺成线，老婆子纺呀纺呀，黑天白日地纺。老头子织呀织呀，黑天白日地织，才织成了布，就是没有人手儿。”春兰听着，心上直打颤，哆嗦起嘴唇说：“拿来我做去。”

涛他娘开了橱子，拿出布匹，放在炕上。又拿出尺剪裁衣，说：“先给他做一件衬褂，再给他做一件衬裤，那监狱是脏地方，说不定有多少蚊子臭虫咬他的肉，吸他的血哩！”

春兰一听，眼圈一下子红了。因为严萍在一旁站着，没有让眼泪流出来，只是揣在眼边上。涛他娘裁完了运涛的衣裳，仰起头，停住尺剪，但不就收起。她又想起江涛，夏天来了还没有过伏的衣裳。她说：“江涛的衣裳还没有人做，我老了，连一个针脚也缝不到合适的地方。”她一手持剪，一手持尺，仰起头停了一刻，又看着窗

外的天空说："天呀！小哥儿们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"严萍看着这慈心的老人，想儿想得心切，心上一动，说："革命成功了，哥儿们就回来了。"涛他娘紧紧追问一句："这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？"严萍心上一时紧张，索索抖着，脸上红起来，说："甭上愁了吧……快裁出衣裳来我去做！"涛他娘扑哧地笑了，说："这就好了！运涛的活儿有人做，江涛的活儿也有人做了。"她笑开两只眼睛，看了看春兰，又看了看严萍。春兰心上受不住，拿了活计，提起脚三步两步走出来，严萍也悄悄跟出来，两个人一同到春兰家去。

春兰走上房后头那条小道，回头看了看严萍，又等了一刻，喊："萍妹子快一点！"她仔细看了一下严萍，又问："怎么那么不高兴？"严萍手里托着布，慢慢走上来，出了口长气说："这家子人家，怎么过呀？"春兰说："又有什么办法？如今社会就是好人不好过，坏人活千年嘛！"严萍怔了一下说："还是好人吃饭！"春兰说："不，坏人吃肉！"严萍一下子笑出来，说："坏人吃人肉，好人吃猪肉！"

两个人说着话进了村，一进春兰家院子，听得老驴头正跟春兰娘吵架。老驴头红了脖子涨了脸地喊着："来个亲戚，一住就是十天半月，吃我多少粮食？过日子，过个蛋吧！"春兰娘在屋子里说："谁家没个三亲六故，谁家没个青黄不接的时候？"老驴头说："像我这样大的年纪，自春到夏，一个汗珠摔八瓣儿，打点粮食不是容易！"春兰娘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说："谁家也有困难着的时候，就是你死羊眼！"说着，一看春兰后头跟着严萍走进来，又停住嘴，不说了。

老驴头看见严萍，溜鞯着步儿走出二门。这严萍，在锁井镇上可不是平常人物。在人们眼里，是名门闺秀，是个女学生，在老驴头和春兰娘眼里，好像天上掉下来的。春兰娘一见严萍，连忙收起愁容，走前两步，说："萍姑娘！可是头一次上俺家来。"春兰也说："进来，在俺家土坯窝窝里坐坐。"

严萍跟着春兰走进屋里，虽然土坯房子，窗户挺大，窗棂格很

宽，倒还敞亮。人们都说春兰爱干净，锅台上屋角里，拾掇得利利落落。迎门放着木床碗架，西头屋放着一对旧橱子，东头屋里放着谷囤、农具，也是春兰的房屋。严萍坐在炕沿上问："两位老人为什么晴天白日吵嘴？"春兰说："俺姥姥家住在下梢里，去年秋天发了大水，今年麦子上了黄疸，又收成不好，留下俺表妹住几天，秋天打下粮食来再家去，俺爹就是不依！"严萍说："至近亲戚，住几天也是应该。"

正说着，有个姑娘，端着簸箕，迈着细碎的脚步走进二门。严萍隔着窗棂格一眼就看见她，不高不矮，粉红的圆脸儿，走起路来轻轻的，踮着脚尖走路，心里想："这是谁？怎么长得这么好？"

那姑娘进了屋，一到槅扇门，转着大眼睛看了看，见有生人，又退了出去，说："姑！面磨完啦，把牛牵回来？"春兰娘说："你先去把家伙拾回来，我去牵牛。"说着走出去。

春兰说："这就是俺表妹，叫金华。穷人家，长得可是够大方的。姑娘家年轻轻的，在大街上走来走去，抛头露面，叫人家看过来看过去，评头论脚，多么不好！"严萍说："在家里住一阵子算了。"春兰撇起嘴来说："俺爹可也容得起呀！"严萍问："那可怎么办？"春兰说："俺娘想给她寻个主儿，有了依靠，也有了饭吃了。也到了年岁儿。"说着话，金华肩上扛着瓦罐走进来。大姑娘长成了身手，穿一身毛蓝衣裳。

严萍玩了一会，问春兰有什么要紧的事情。春兰说，他父子们革命在外，都不回来，他家梨树没人收拾，稷子地也荒了，想去帮他家掐小梨儿，耪稷子。严萍一口答应下，要跟她一块去。

三

勤恳劳动的人，觉儿就睡得香甜。春兰躺在炕上，一直睡到深夜，香甜得像是醉人的浓酽的蜜汁。笼里的公鸡，叫过头一遍，晨风从村外的树林上响起来，一股股吹进窗棂，吹拂着春兰盖着的夹被。春兰打了个寒噤，从睡梦里醒过来，抬起头看了看窗外。天发亮了，屋顶上还腾着暗云。她翻身坐起来，隔着窗户，看蓝蓝的天上闪着明亮的星子，冲她挤着眼。春兰披上褂子，低下头呆了一刻，像是舍不得失去的梦境，合上眼睛，想再睡一会儿。可是劳动在等待她，再也睡不着了，穿上褂子，跳下炕来。一下子把金华惊醒了，问她："怎么今天起这么早？"春兰说："我还要去找严萍，去给江涛家掐小梨儿。"金华说："我也跟你去。"春兰说："不用，你给俺们送早晨饭去。"说着，开门走出来。天空是那样晴明无边，千里堤上大杨树上的叶子，迎着风豁朗朗地响着。微风吹动她的长发，徐徐飘起。她深深呼吸了一下清凉的空气，向长堤走去。清晨的田野，像是翠绿的海洋。苘麻圆大的叶子上，滚动着透明的露珠。露珠粘在叶毛上，不要担心它会溜下来。春兰穿过林中小径，踏着路边草地，走到池塘边上，看着水上的影子，身个儿长得高了。走到严萍家小梢门跟前，才说拍着门环叫门，严萍开门走出来。她今天换了乡居的穿着，芝麻呢裤子，大红格子小褂。笑着问："你起得好早！"春兰笑欣欣地说："还要攀高凳呢！"

两个人走进严萍家里，从房夹道里抬出高凳。当她们出门的时候，长工们牵出骡马去饮水了。春兰和严萍抬着高凳，走到堤湾里。那是一片不大的梨园，还有杏树和桃树，杏子黄了，桃子正扭着红嘴儿，梨子才有鸡蛋大。树林里很安静，阵风吹过，吹得梨树

的叶子滴溜转着。梨子挂得很多，一窝一窝的。她们把高凳放在梨树底下，严萍说："我拜你做师傅，告诉我怎样掐小梨儿。"春兰说："不用人教，懂得道理就行了。树上长得梨子多了，津液不够用，把那些被蛆虫咬过，刮风碰伤的小梨掐去。去了小的，大的自然会长得更肥大。"严萍说："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。"春兰说："明白了就动手吧！这是个麻烦活儿，你得拿在手上，一个个看过。吃梨的人们，哪里知道这梨子是用我们的眼睛一个个看过的？每个梨子上都留下我们的手印。"严萍说："这倒是一句真话，眼前的世界，还不知道农民的劳动滋养了些什么样的人呢！"春兰说："一会你就知道，蹬在高凳上久了，会使你手麻脚酸，眼睛发迷。吃梨的人们光知道梨味酸甜，哪里会想到我们在每个梨子上费的心血呢！"

两个人挽上袖子，开始动手，把又肥又大的梨子留在枝上。梨子上爬着露珠儿，露水泼在手上，泼在脸上，虽然是一点点，也沁透人的心脾。静穆的园林安睡的时刻过去了 嘎鸪鸟从睡梦里醒过来，黄鹂开始在大杨树上呖呖嘶着，小黄雀从这个枝上跳到那个枝上，絮叫个不停。鲜红的太阳，透过林梢从东方升起，金色的光带辉耀着天空的云彩。闪出红色的、蓝色的霞光。严萍张开两只臂膀，对着天上，敞开胸怀尖声叫着："啊呀，天啊！家乡有多么美丽呀，可惜他们不和我们在一块了……"她又想起江涛，自从离开保定，无论做着活，吃着饭，她总是忘不了"七六"惨案那场惨景。

春兰不再说什么，也不再想什么。劳动对于她是一个亲热的伴侣，只要在劳动里，她不烦闷，也不苦恼。自从那年运涛入狱，她就从黑天到白天，又从白天到黑天地劳动着。一个人坐在家里纺线、弹花、织布，或是到田野上去耕田、耙地、播种、收获。她只要一劳动起来，就合紧嘴巴，什么也不说，什么也不想，这样她会是镇静的。可是，两只手一闲下来的时候，头脑里就像翻江倒海一样，想起运涛，想起自己，想起一连串烦恼的事。一想到这里，就像有刀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